



背景是年轻的港城

岁月掠影

◎叶予之

这是一张1991年2月14日的《宁波日报》。在四版副刊的头条,是篇对当时北仑区一位诗人的专访,题目是《背景是年轻的港城》,还配有何业琦先生的人物肖像漫画。

这张报纸,我已保存了二十四年。重新阅读,仿佛重睹诗人当年的青春风采,重聆诗中不时闪回的青春旋律,扯动起我们那一代人对文学的梦想,和难以割舍的青春情结。

那是令人难忘的岁月。年轻的港城,如冉冉升起的朝阳。葱茏绿翠的青春,热情澎湃的心房。那时,我已结婚生子。每天上班之余,把稚幼的儿子托付老人,和大弟等一帮文学爱好者混在一起,受镇文化站之托,写作,并刻钢板蜡纸,把油印成册的“习作交流”,一期期分送出去。受当时全国范围内诗歌热潮的影响,我还爱上了舒婷、顾城、王小妮……那些朦胧的或不朦胧的诗。倏地,发现了家乡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的诗。他是区内大榭海岛的渔民的儿子。诗中那些最熟悉不过的:“港城、渔村、大工程、保税区……”还有相通的“小鸟转动歌喉”般的青春歌吟,都让人惊喜。自然而然地,我喜欢上了他的诗。

我邀请来一位很会朗诵的年轻男老师,来朗诵诗人的曾获全国诗歌大奖赛的《年轻的港城》和《吕泗洋》等诗作。在我家新楼房的偌大庭院里,挤满了来听朗诵的一大群年轻人,我们还录了音。

诗人对故乡土地深沉的眷恋和对年轻港城无限的爱恋,一声声仿佛回荡在大海间的对故乡“吕泗洋”的深情而执著的叩问:“呵,你放牧波浪之野马群踏海啸而狂舞的吕泗洋呵,你盛产鱼汛盛产传奇盛产欲望盛产悲歌的吕泗洋……”一下子震慑住了我们的心。诗中涌动着的恢宏气势和潜隐着的大海般的浩瀚气度和浪漫情调,经由那位年轻老师的朗诵,让人荡气回肠。诗中进闪的激情的火花,火花闪出的热度,更灼热了我们“也要写诗”的愿望和热情。大弟的诗作上了省市的大报。我和另几位年轻朋友也写了许多首,不过没资格上报。干脆,镇文化站出了好几期的诗歌专辑的“习作交流”。我仍保存着。于今来看,粗糙稚嫩,不知天高地厚地模仿诗人的大作,但都真情流露,感情热烈。因为,背景,也是年轻的港城。

镇文化站邀请诗人来为我们讲授文化创作课,我们终于见到了想要见到的诗人。阳光般的真诚微笑,浓浓的书卷气,儒雅清朗。仅此一次,以学生的身份听课,近距离见了一次面。

年轻的港城,已走过了三十年的辉煌历程。正如诗人在诗中所歌唱的:“太阳是你每天的露珠。”

我没有成为诗人,也不再写那些算不上诗的诗。有幸,成为了一个“业余作家”。而诗人,又以编辑的身份,默默相守着港城的另一方田园,与我常常相遇。二十年来,对拙文题目的更改,语句的切换和删增,似有淡淡的诗意在流淌。我又反复欣赏和揣摩,寻觅求索的目光,越过生活的艰辛和屏障,直抵梦想花开的更美风光。

长长的岁月中,因着严重肢残,日益体衰多病,我难以出门。没有晤面,没有任何私人联系,更没有感激之情的表达。

去冬初春,诗人陪同宣传部的领导,来寒舍慰问看望。乍见之下,感叹时间真是长河,带走了青春的涟漪,却也把成熟稳重慷慨赠与,身上交融着资深编辑的真挚睿智和诗人的飘逸洒脱。寥寥几句中肯的话语。伴随着领导的豪放健谈热情洋溢嘘寒问暖,斗室里春暖花开。梦想,在花开中缤纷绽放。我忘记了自己的不是和欠缺,以满满的自信和信心,就写作方面的话题,大胆地畅所欲言。

在心里,我还在对诗人说:你近年数量不多的诗作,依然在影响和感动着我们这一代已然两鬓染霜的人。我常常在独自朗诵,并介绍给朋友们。我们噙着泪花,感受着你诗中的,也是我们都曾经有过的操心劳累的父亲,和父亲逝去留下的长久的疼痛,那是与你一样的撕心揪心的无处不在的疼痛呵;又感奋于乘龙之城和书香宁波那已打开的,勇立潮头的华丽篇章……我们期待着你的新作……

但是,我还是没有说出这一些。如同当年。

夜宵滋味

城市写真

◎沈潇潇

夏天到,金钟广场的夜宵是越来越热闹了。

前些年,我常把一些不太讲究官样接待路子的客人安排在这里用餐,其中不乏传媒界的老总。挑一个宽敞点的包厢,隔窗望见流光溢彩的广场全景,隐约耳闻广场中心的演艺乐声,这种氛围是封闭的星级宾馆所不具备的。当华灯初上、霓虹闪烁,客人们无不惊艳:“哦,还有这样的好地方!”有的还表示:回去后要向当地有关方面推荐,拷贝一个。看到客人乘兴来,尽兴归,又对奉化留下好印象,作为东道主心里不免自得。唯一的缺点是席间各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陪功很耗神,要等到客人散去,东道主才长吁一口气。

万幸的是,我已再也不用去劳那份神了。如今我来金钟广场,享用的已是另一番风景和滋味。常常是临时接到一个电话,问当晚有无时间共进夜宵。因为人对路,便兴冲冲赴约。往往人已到了夜宵广场,才记起还没问是哪一个包厢,再打电话过去,有时回答是:正在找,过几分钟再告。一切都在进行中,一切都在随机变化中,就像玩牌,当你没有翻开最后一张牌,你就永远不知道结局是什么,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事先筹划安排的繁文缛节,感觉真是好极了。还有,也懒得再去问还有哪些人参与,这在过去却是一道无法跳过的程序。于是,还未推开包厢门,听见一阵笑声,心里便有期待。一进门,总是有意料中的故友,也偶有曾经耳闻而未曾谋面的新朋——小小的意外,就像在一部经典老电影中看出了新意味。于是落座斟酒、举杯言欢……有时半途忽然想起一个人来,于是不假思索打电话过去,于是一个已入被窝的人急急起床,打的赶来,砰砰碰碰一圈酒,气氛再上台阶。夜宵,吃出了章回小

说的味道。

这样的夜宵总不需要特别的理由,有时是因为某某有喜被打秋风,有时是为了给精神有点小低落的某某以无痕的宽慰,有时是一本杂志刚刚出笼而几位编作者小酌,有时是一次夜沙龙后意犹未尽的延续,有时是偶然邂逅的临时起意,有时仅是一句“忽然想起你了”或“就想聚聚”……他们中,大多是在生命途中或短暂或久长交集过的曾经的同事、朋友、学生、同好,相互间有种种同与不同、微妙或不微妙的牵联,唯与工作无关,与功利无涉。这样的夜宵从不是“说事”、“通关节”的敲门砖,它如纯净矿泉水,“含金量”很低,给相互的滋润却很真,某些蒙在心上的微尘得到冲刷。于是一次过后,又油然而生对下一次的期待。所以,不用说夜宵,就是正餐也常把它演变成夜宵。

周六的夜宵,是在金钟广场101排档的二楼平台。在座的有诗和小说作者,有摄影行家、美术教师,有杂志编辑、书店老板等十来人,有放纵喝酒的,也有滴酒不沾的,已到子夜,话题却依然如晚风般清新。看邻桌,有一对年轻女子款款而饮、娓娓而谈已有一二个小时了,啤酒空瓶在桌上已竖成一座楼盘的模型,但两人仍然轻饮漫谈,会心处相视一笑,隐秘处轻咬耳朵,自在从容……意兴阑珊中,我忽然忆起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因特拉肯,脑海里浮现出那里路边酒吧里的饮者形象。我不禁起身走到她们跟前,以酒向她们致意。她们含笑起身,跟我碰杯,然后又沉浸于她们的言语之河。这样的午夜,她们是谁?是什么使她们谈兴如此浓郁……问号一个个升起,既不想去征询,也不作想当然的自我解答,就像杯中的啤酒泡沫,听任它们浮起又听任它们消解。节外生枝,惊鸿一瞥,也是夜宵的滋味。

只夜宵不可太频,搞大肚围也烦人。

我想种一棵树

幻想曲

◎红尘一书

没有人知道,我真的想种一棵树。

我想给我的孩子种一棵树。据说从前,有些地方有一种习俗,当生下了女儿,就要种一棵香樟树,待到女儿出嫁时,将树伐下,做成大箱子陪嫁。我也想种一棵树,虽然我没有女儿,可我也想为儿子种一棵树,而且,即便他成家了,我也不愿意砍伐他,我只是想看到一棵树,一棵我亲手种下的树,和我的孩子同年,和我的孩子一样健康茁壮成长,于是,无论何时,当我看到那棵树,就如同看到了我的孩子。

我想为我的婚姻种一棵树。几年前去崇明岛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,只见婚礼的第二天朋友夫妻俩便一同种下一棵树,让我好生羡慕啊!那是一棵象征爱情婚姻的树啊!需要呵护,需要培育。我渴望我的婚姻也像树一样成长,多好!种这样的树,比到黄山上挂上一把象征爱情的锁更有意义吧!因为锁会生锈,会烂掉,而如果种一棵树,即便婚姻不存在了,可是曾经爱过,难道不值得为了曾经的美好,让一棵树万古长青吗?

我想为我的孙子的孙子种一棵树。记得当年,家门口那棵柚子树被虫蛀空之后又被大风吹倒了,为此我们全家都好难过,它可是爷爷的爷爷种下的啊!所以,我希望将来我孙子的孙子能指着一棵树骄傲地说:这可是我奶奶的奶奶种下的树啊!

我想为我的故乡种一棵树,若干年后,如果故乡与我日渐生疏了,如果我再也找不到回故乡理由的时候,那里,还有一棵大树向我招手,告诉我:回来吧,我是你种下的树噢!这里是你的根。

我想为我现在的第二故乡宁波种一棵树。让我看到它的成长吧,它能够告诉我,这里也是我的家,无论他乡有多少风霜雨雪,瞧,这里不也有我种下的一棵树吗?它如此勃勃生机,谁说他乡非故乡呢?

我还想为陌生的子子孙孙种下一棵树。想想吧,我们常为了要见一棵古老的树而跑好远的路,只因一棵古树就是一道风景。那么,就让我种下一棵树吧,那样,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后,当一群一群的孩子们坐在我种的树下乘凉、玩耍,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!

我想要种一棵树!我只是想要种一棵树,不需要多少力气,更不需要多少金钱,可是,当我离开了乡下,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城市里,才发现,在故乡我没有来得及种下一棵树,如今回不去了,在他乡的城市里,我又找不到一方可以自由的黄土,种下一棵小小的树啊!

于是,我只能告诉我自己,还有我的孩子,在生活的道路上,不要等到失去了一片土地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都未曾耐心地栽种过一棵树啊!而此时,我们的心,已渴望拥有一片森林。

